

The Road

路

〔美〕科马克·麦卡锡 (Cormac McCarthy) 著
杨博 译



重现经典

上架建议◎文学/经典

ISBN 978-7-229-04464-0



9 787229 044640 >

定价：32.00元



The Road

路

〔美〕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著
杨博◎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ROAD by Cormac McCarthy

Copyright©2006 by M-71, Lt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2012

by Alpha Books Co.,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2)第 01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 / (美)麦卡锡 著; 杨博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29-04464-0

I. ①路… II. ①麦…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992 号

路

LU

[美]科马克·麦卡锡 著

杨博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胡世勋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8 字数: 154千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现经典编委会

主 编

陈众议

编 委

陆建德 余中先 高 兴

苏 玲 程 巍 袁 伟



重现经典

- | | |
|-------------|-------------|
| 《路》 | 《校园秘史》 |
|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 《居辽同志兴衰记》 |
| 《平原上的城市》 | 《破碎的四月》 |
| 《穿越》 | 《梦幻宫殿》 |
| 《天下骏马》 | 《施蒂勒》 |
| 《猜火车》 | 《母猪女郎》 |
| 《源泉》 | 《孤独天使》 |
| 《阿特拉斯耸耸肩》 | 《孤独旅者》 |
| 《人民公仆》 | 《血橙》 |
| 《瓦解》 | 《猎鹰者监狱》 |
| 《荒原蚁丘》 | 《独自和解》 |
| 《神箭》 | 《跳房子》 |
| 《米兰之恋》 | 《魔法外套》 |
| 《鞑靼人沙漠》 | 《捕蜂器》 |
| 《面纱》 | 《牙买加飓风》 |
| 《邮差》 | 《看电影的人》 |
| 《斜阳》 | 《相约萨马拉》 |
| 《金色夜叉》 | 《情陷撒哈拉》 |
| 《高野圣僧》 | 《曼哈顿中转站》 |
| 《飞越疯人院》 | 《秘密花园》 |
| 《情迷六月花》 | 《华氏451》 |
| 《革命之路》 | 《美丽新世界》 |
| 《能干的法贝尔》 |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
| 《亡军的将领》 | |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算起，已逾百年。其间，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就文学而言，世界级的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被读者接受、重视，其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位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

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时代条件的差异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自2005年4月始，重庆出版社大力推出“重现经典”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曾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时，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名家作品。以这样的标准选纳作家和作品，自然不会愧对中国广大读者。

随着已出版书目的陆续增加，该书系已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应许多中高端读者建议，本书系决定增加选纳标准，既把部分读者熟知但以往译本存在较多差误的经典作品，以高质量重新面世，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思想内涵，曾经或正在影响着社会进步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佳作，力争将本书系持续推进，以更多佳作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修订于2010年1月

路的尽头，还有希望（代序）

“天涯远不远？”

“不远！”

“人就在天涯，天涯怎么会远？”

——摘自《天涯·明月·刀》（古龙）

长路漫漫，人生如负重远行，而路的尽头又是如何？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最新力作《路》（The Road），以一场世纪末日来临前的惨淡景象，一对父子的求生之旅，重启了“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的哲学命题。如果说，《天涯·明月·刀》讲述的是在和平幸福年代学会放弃，那么《路》讲述的则是：在艰难时世里的苦苦挣扎中，父亲传给儿子、前辈留给后辈的唯一财富——路的尽头，还有希望。

—

2007年的美国文坛，可以说是“麦卡锡年”。2006年9月，

《路》甫一出版，就以其简洁沉重的文风引起了文坛的重视。除了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持续风行并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外，《路》还被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女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在她的读书节目上向全国推荐，被认为是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到了2007年岁末，由科恩兄弟执导的、根据麦卡锡的小说《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改编的同名电影热映，并在2008年2月底的第80届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荣获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以及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同样在2007年，《纽约时报》评选出过去25年最伟大的25部小说，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位列第三。由此，麦卡锡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盘点麦卡锡走上创作的道路，应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65年，《看果园的人》(The Orchard Keeper)由兰登书屋推出，由编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小说家福克纳作品的著名编辑艾尔伯特·艾斯基亲自主持，该书以其“冷峻、严肃和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生动鲜活的语言”荣获当年福克纳基金会的“最佳新人奖”；其后，于1968年出版的《外部的黑暗》(Outer Dark)同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而1973年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小说《上帝之子》(Child of God)的出版，在文坛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称其为伟大之作，但也有人认为该书“十分卑劣”。1979年，麦卡锡潜心20年才完成的《沙雀》(Sut-tree)出版，许多人认为，这是麦卡锡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作品。

到了1981年，麦卡锡获得了麦克阿瑟杰出人物奖，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创作小说《血色子午线》。小说是由史实改

编，麦卡锡为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书中涉及的许多地点他都曾亲自访问，甚至学习西班牙语，以更好地对史料进行研究。《血色子午线》完成后，麦卡锡便开始了他创作上的转型，开始转向了对西南部边疆的历史与现实的探索。

1992年至1998年，麦卡锡创作了著名的“边境三部曲”：《天下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穿越》(The Crossing)和《平原上的城市》(Cities of the Plain)。其中，《天下骏马》出版后的持续热销成为出版界的大事，该书还荣获了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其后的《穿越》及《平原上的城市》也持续热销，使麦卡锡的知名度不再局限于评论圈内，也跻身于畅销书作者的行列。小说中，作者描绘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线上的生死奥秘和暴力下的温情，再现了西班牙式的骑士精神与美国历史中不为人知的黑色杀戮，充满了苍凉冷峻而又飘忽不定的边疆风情。这一年，他也破例接受了《纽约时报》的独家专访，被誉为海明威与福克纳唯一的后继者。

2003年，《老无所依》问世，在继承了以往西部片的惊悚故事框架后，麦卡锡为作品赋予了更为深层的人性内涵：一个诚实正直的男人在拾到一笔巨款后内心贪欲的蠢动、侥幸的萌芽与随之而来的铤而走险，内心一瞬间的犹疑使他走上了不归路；一个杀手为了生存所必须忍受的恐惧与威胁，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警长的无可奈何，都使得西部的生存逻辑与西部的荒凉一样，不可变更。在这片土地上，“老人”（也就是警长的外号）所代表的经验、准则、道德都毫无用处，剩下的只有时时

刻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搏杀——暴力的冷酷与无处不在使得读者看到了掩藏在一切文明表象后的原始风景。

2001年的“911事件”震动了所有美国人的灵魂。在冒着硝烟的建筑废墟和无数尸体面前，每个人都深切意识到了躯体的脆弱、仇恨的可怕以及人类在绝境中表现出的勇气。受此启发，一直认为“死亡是这个世界的主要问题”的麦卡锡，创作了这部被称为是“灼热的，充满启示意味”的小说《路》——小说通过世界末日时一对父子的艰难求生之旅，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丑恶的较量，思考着孤胆独行的人是否会建成一个对自己负责的更为自由的世界这一问题，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战争、人性、信念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思考。至此，麦卡锡摆脱了专门揭露人性丑恶的癖好，成功地在他的小说中展现了人类的尊严、信念与希望。

二

“永恒的女性，引导着人类飞升”，自从但丁在《神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后，女性，尤其是作为文学艺术化身的缪斯女神，成为作家笔下竞相赞美的对象，似乎，女性与艺术一样，是人类憧憬光明、远离黑暗的最直接的力量。然而，麦卡锡——这个结过三次婚的作家却说：“我不想装模作样地说我理解女人。”事实上，他的作品里充满暴力和残酷，而从未有沙龙聚会、诗歌朗诵、打情骂俏、戏剧表演——在他看来，“没有流血的人生不多见”。他的早期小说写的是恋尸狂、性变态和残杀儿童，读他的

作品，我们会不断受到这个恐怖作家在表现残忍快感时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血色子午线》就是“文学史上所能发现的野蛮行径的集大成者，对暴力、屠杀、折磨、掠夺、谋杀的描写都很精彩”。

虽然，麦卡锡并不相信女性和艺术是能拯救人类堕落的力量，但并不意味着他迷恋黑暗，或者认为罪恶不可抵挡。在他的小说中，能拯救人类恶行的是大自然，而并非人类自身。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始终是最伟大的存在——是大自然以自己的宽容与博大包容了人类的种种愚蠢与恶行，也是大自然的力量让人类知难而退，使人类明白：生命的过程是享受自然的恩赐，而不是一味以征服为乐。毕竟，男人的野心不会因为女性的爱和美而减少半分，却往往会叠加上女性的欲望，从而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动物，甚至日月山川都一直在审视着人类的所作所为——愚蠢、邪恶与残暴，它们也欣赏着人类的不朽英雄史诗，铭记着英雄们的善行义举。无论是《天下骏马》中的约翰·格雷迪，《穿越》中的比利，还是《路》中的小男孩，在他们成长为坚强的男子汉的过程中，并没有女性的关爱，有的只是孤寂空旷的荒山野岭，严峻刻板的边地居民，沉重简短的三言两语，石破天惊的性命相搏。唯一的亮色是，作家笔下的田园诗般的风光，生死一线时的肝胆相照，以及对英雄的惺惺相惜。在麦卡锡看来，只有经历了这样的磨炼，人才能真正分辨出善恶美丑，男孩才能成长为男人。

《路》是麦卡锡的第十部作品，和以前的作品一样，麦卡锡

如同《笑傲江湖》中的莫大先生，“苍凉凄清之意不改”——《路》也被认为是一部“残酷的诗学”，有着《启示录》一般的冷峻和庄重。而与《血色子午线》、“边境三部曲”、《老无所依》不同的是，《路》的主要角色不再是孤独落魄的失败者、流浪汉、罪犯，而是一对生死相依的父子。同时，更为难得的是，麦卡锡仿佛已经与神讲和，不再只是展现人生的残酷，而是试图在这个充满死亡与恐惧的黑白世界中，发掘出亲情的暖色与温馨，并给予了虽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希望。

在旅途中，小男孩寡言却聪慧，饱受惊吓却眼神坚定；父亲容颜清癯而心身疲乏，腰间插了一柄左轮手枪，故意让枪柄外露。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他们谱写的不是一出重建文明的史诗，而是一则艰难求生、重现生命尊严的末世寓言，一首地狱与天堂的交响曲，一曲献给全世界的捍卫人类尊严的优美挽歌。在末日危机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是一瞬间便相隔天涯，而希望和绝望之间，也只是一个念头闪烁后的差异。在这场灾难中，小男孩的母亲已经留下遗书，先行离去，而在这封遗书中，集中表现了麦卡锡对女性的理解。

女性是善良与美丽的化身，而在恶魔疯狂、末日来临时，善与美是脆弱的。无力承受悲惨现实的女人，要保留生命的尊严与美好——所以，在离去之后，留给男人的也是爱和责任。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离去；使得孩子成为他和死亡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成为他活下去并寻找出路的缘由。为此，他要将象征生命的火种流传，虽然，悲观者说“人活不了的地方神

也对付不了……只有每个人都死了才好”。但他坚持认为，有一种东西，“连死亡都灭它不掉，要是看不到这个东西，他们就会抛下我们，转身离去，再也不会回来了”。直到来到海边仍无希望，直到疾病已将死神带到身边，他仍然鼓励孩子去寻找好人——“你要继续向前。你不知道路走下去会有什么。我们总是很幸运。你还会幸运的。”天涯再远，也有走到的一天，而只要有人在身边，就能找到比天涯更远的希望。

三

电影《长江七号》讲述的同样是一对父子在现代社会中相依为命的故事，“我们穷，但我们不打架，好好读书，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是贯穿全片的道德主题，正是以其道德的正义性，父亲最后获得外星狗的救助，起死回生，孩子也赢得了同学的尊重和喜爱。而在《路》中，贫富的差别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与兽性的生死搏斗，在这种状况下，依靠自我奋斗，是否还能获得合法地位，已经令人置疑。而同时，在面对人们遭到杀害时的明哲保身，就成为一个巨大的道德困境，小说中，小男孩目睹一群坏人即将吃人时，询问父亲为何不出手相救：

他们为什么非要杀人呢？

我不知道。

他们是要吃那些人吗？

我不知道。

他们要吃那些人，对不对？

对。

我们不能救那群人，因为救了他们也要吃我们。

对。

所以我们就没救那些人。

对。

好吧。

为了寻找食物，父子俩曾到达一座废弃的房子的地下室，进去之后发现里面藏着一群赤裸的男女，床垫上躺着一个只剩上半身的男子，这些人向他们苦苦哀求。父亲见状赶紧带儿子离开，这时房子对面冲过来几个凶相毕露的恶人，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误入了“食人窟”。随后父亲带着儿子拼命逃跑，藏身在树林中。在听到房子里传来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时，父亲把手枪塞给儿子，命令儿子如果被发现，就必须开枪自杀。为了不让儿子成为恶人的“食物”，父亲忍痛做出了这种残酷的决定。

在目睹恶人肆意妄为时首先保全自己，对恶行一避了之，不能说是英雄，但也确实不违法。遇到危险时以死相逼，不能说勇敢，但也好过同流合污。然而，死就能逃脱成为恶人食物的命运？如果大规模的吃人行为到处可见，走到天涯海角就能躲得开吗？在男人离开人世后，小男孩如何在地狱中获得新生？而在道德的层面，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与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至少对上述行径是默

许的，也绝不会公开谴责。然而，正是由此，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得以横行世界，直到美国感到自身难保才决定参战，这是明智之举还是自私愚昧的表现，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见解。

四

如果说，传统小说注重的是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的编织技巧，现代小说注重的是意识的传达、情绪的营造，那么，麦卡锡的《路》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简约的后现代文风：在摒弃了现代小说的纷繁复杂的多重情绪表达之后——动作成为小说的中心。在零零散散的生活细节中，不必刻意发现甚至虚构戏剧的张力——在一串串零散的行为与动作中，自然隐含着叙述的动力、表达的欲望，即使没有以往的情节和情绪的推动，动作的下意识与连贯也会成为其叙事线索。

在文体上，麦卡锡曾被认为是福克纳和乔伊斯的继承者，他的小说通常没有情节，缺乏传统的标点符号，用词稀奇古怪。但在《路》中，麦卡锡的语言风格明显不同于福克纳和乔伊斯，倒更像海明威——他没有使用纷繁复杂、可作多种解读的长句，而多是一些简短而没头没脑的词组或短语，如同一部电影的画外音，突兀而扎人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如同生活中突然发生在眼前的新闻，毫无来由却一望即知。《路》的语言几乎没有修饰雕琢，似乎他无须形容词而只钟情于动词，侧重于生与死之间的迅速切换，而这一点，简洁所带来的力量与速度才最为准确。